

案子上最近擺了三本書。一本是詩人映霞的第四本詩集《榮枯的鄉戀》，另一本是海派作家淳子的《上海爵士時代》，還有一本是澳洲專欄作家、江靜枝女士的散文集《靜枝隨想》。我饒有興致地讀著她們……三位女史才華橫溢，文筆婉約，風流典雅，眼前瞬間繁花似錦。灼灼風華令我由衷感嘆，欣賞的當兒，慶幸晚年的生活尚有如此的精神享受，足矣。

曾經悉尼街頭的賣花姑娘，十八歲寫下了第一首詩歌的映霞，我先認識的是她。在以她的詩歌組織的慈善詩歌朗誦會上，我被選定朗誦她的那首深深懷念的詩《小街老了》。老舊的小街、斑駁的門庭、葉落的梧桐、倔強的爬牆藤、當然更有此情此景中的那個離人。對於那時七十多歲的我，很契合。挺容易便投入了，應該是讀懂了她。讀詩更是在品人。

“那些詩是我自己的，是從我心裡發出來的。”她這樣說。她感謝上蒼神靈給了她發泄內心世界的密碼。她真是一隻會唱歌的青鳥，不論是暗夜還是黎明；詩意的激情，無休無盡，俯拾皆詩；我驚異她源源如泉湧般不絕的詩篇，那般地溫婉熱烈，意向奇詭，情意綿綿。

五十歲那年她找到了愛情，她的那首《十八個瞬間和一首思念的歌》就是寫她和他最初的相識、思念的十八個瞬間。“我只想透過你的愛來看世界”，愛就愛了，坦然純粹，義無反顧；帶著悲壯的宿命，天地也會動容。

她的詩如一條靜靜流淌的河，在訴說著沿途的風景；有過往的溯源，也有當下的深情。多年的交往，品出了她詩歌中呈現出的大愛，源自她平日的純樸、善良和真誠。交往的朋友中沒人不稱讚映霞的善解人意，大度為人。我在為她寫的那篇《悉尼疫情日記》讀後感中，曾稱她為“困境掙扎中抵達光明的佈道人”絕非造次誇張。她為人處世，點滴細節，不僅是在播撒愛的種子，還處處替人著想，成全他人。她的詩歌，字裡行間流淌著愛的溪流……愛得樸實自然親切，是灰暗生活裡的光，是上帝喜歡的樣子。

我自己都沒當回事的八十歲生日怕悞，她卻一定要親自開車出去，再去買最地道的名品蛋糕，她說：“八十歲生日該要最好的！”席散之後，她又擰起了袖子幫著我收拾洗滌，活脫的自家“小棉襖”般的貼心，怎讓我不動容？人們都贊她的

## 似錦繁花

自牧

詩有人情、有溫度、有力量；豈知，她詩意中的情感和溫度，就是她生活中的情感溫度在延伸的啊。

她做什麼事情都要做得最好，平易近人。你想不到，綽約風姿的詩人，每一次詩歌活動的組織安排，除了親歷親為，身後有一排粉絲在與她共舞；除去了組織宣傳，她還會佈置準備烘焙食品；攜你去品嚐那最地道的咖啡，帶一捧給詩歌添彩的浪漫玫瑰；領著粉絲們乘船到私密的海島，去享受陽光藍天大海的詩意濃濃。她是貼在大地上對現實和浪漫都負責任的人，她把普通的生活寫成了童話，把平凡寫出了傳奇，她用她的文字擔當在“不負光陰，不負自己；不負被愛，也不負所愛”。

2022年的2月，還在發酵中的疫情令人繼續不安。此時，也許人們特別需要藝術來撫慰吧，或許它能重啟人們的精神，對生活的愛和夢想？我們一拍即合，映霞“不負所愛”地為我這個“愛她至深”的老太婆策劃了我在悉尼的第二次個人畫展。她推出了悉尼赫赫有名的文化名人江靜枝老師做我畫展的策展人。那年，那月，江老師作為“澳華藝術節”的主席和策劃人，曾邀請過包括白樺、光未然、等多位著名作家、詩人和音樂家來到澳洲，為大眾呈現過四十七場精彩的藝術活動。

對於那場空前絕後的文化節，我一無所知。不過，當知曉她曾發表過七百多篇各類文學作品，又是《家》《城南舊事》《阿Q正傳》《傷逝》等多部著名中國影視作品的翻譯時，立刻畢恭畢敬，誠恐誠惶。

映霞啊，你怎麼請動了這樣一位文化大咖來為我這個“名不經傳”的小畫家做策展人啊！然而，江靜枝老師竟然同她的先生邁克一起頂著疫情未了的險境來了。映霞的寶馬載了他們停在巷子口。第一眼見到，就被她氣質高雅冷艷的美所懾服，立刻覺得自己好像矮了一大截子。

我扶著她走上了我和我老伴暫時租住的Oxford大街上的一間樓梯駁黑，狹窄的小樓上。已是中午時分，她饒有興味地品嚐著我們自家炸的油條，自家磨的豆漿點做的豆腐腦。陪同的還有新藝術聯合會的



■本文作者在研討會上。

# 澳華新文苑

## 第1188期 (A)

唐培亮和顧錚兩位會長。飯餘茶後，我將近百幅作品志忐忑地先後擺放在客廳的地毯上。

江老師看得相當認真，在比較，權衡，挑選；大家也都各抒己見。江老師建議不要太多，一定要保證精品，要裝框上牆。最後選展了三十六幅，看得出她是滿意的，並答應了撰寫策展人前言。我一顆忐忑的心總算平落了下來。

映霞當時只是告訴我江老師做了大手術不久，我從她認真，滿意的神情和話語中並沒看出有什麼異樣。可是當我最近看到了她散文集裡的《人算什麼？你竟如此的眷顧》時才知道了那是一次生與死的較量；她將呻吟換成笑聲，53天之後才走出了病房。

等了十個月的脊柱融合手術，是她這輩子最大的一次手術；七個小時手術，幾乎是把她的身體分做了兩半，還放進了二十多顆鋼釘。術後無法形容的疼痛。她寫道“也許只有死亡會更輕鬆”。她想到了凌遲的犯人，想到了種種的酷刑。但是，在確定為我策展的那時，她並沒有告訴我她是剛從死亡走出來的人。她快樂地為我策展，為我行文。她就像一道似錦的繁花，虔誠，無私無畏，忘我地奉獻著靚麗的風姿。我由衷地敬佩她，卻更加心疼。

著名的海派作家淳子，絕對的奇才。去參加她的《踩著高跟鞋從洛杉磯走來》的講座，一個多小時的脫稿演說，沒一句廢話，甚至連一個噁也沒打。真懷疑她是新型的智能機器人。怪不得，後來證實了她是上海東方電視台的當紅主持人。她敘述主旨明確，條清縷析；她言辭優美典雅，素淡肯切；她氣質高雅，親切自然；娓娓道來的完美，落筆便是好文章，落地便華彩飛揚；觀者喝采追捧，不知悉尼可有堪與比者？至今尚無。

淳子是一位“張愛玲研究”無法回

避的名家，著有張愛玲專著六個版本。她的研究不是故紙堆的發掘，除了第一手資料，她一定是再尋蛛絲馬跡，沿著張愛玲的足跡，走過她曾住過的地方，將翔實的史料加上親眼所見、所訪，用她特有的敏感和筆觸，神思馳騁般再現出了一個生動的張愛玲，向大眾走來了。

也因此，淳子被稱做是一位“用腳寫作”的作家。她採用了《張愛玲踩著高跟鞋從洛杉磯走來》為題目的講座在悉尼大獲成功。“用腳寫作”的作品著實地吸人眼球。

為了她的成功，和一個多鐘點不打啞的口才功夫，我特為她獻上了我的一幅畫作《紫氣東來》。我猜她是會喜歡的，她就是那股靈動的紫氣，豐富了悉尼華人的文化生活。接著她回了上海。想不到微信交流中她告訴我，她求她的嫂子用上好的純羊毛紡了毛線，為我打了件毛衣要送我。如此“投桃報李”我受寵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淳子再回來，又做了《上海爵士時代》的專題演講。我想買上一大捧鮮花獻給她，略表寸心。特地早早在Rockdale圖書館的周邊轉了一大圈子，竟沒找到一處賣花的地方。靠步行再去別處肯定是來不及了，只好作罷。心到佛知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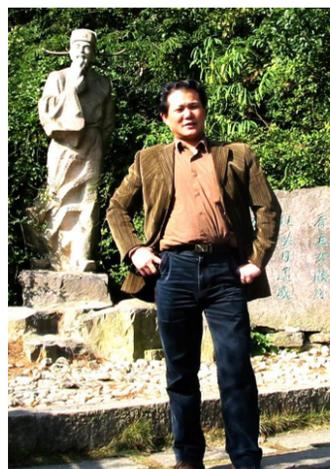
花沒獻成，倒接受了送我的一本書，《上海爵士時代》。依然是她“用腳”的寫作。她用華麗而蒼涼的文字一路尋覓著，描寫了城市和人性的黑白；她以她的眼光寫出了上海的魔都身段；她在爵士之城行走、旋轉、迷醉、寫盡了這裡的傳奇故事；她成了一位名實相符“用腳寫作”的傳奇作家。

我和淳子擁抱著：“你這個高智商、高顏值、走著寫的高產作家，你把我弄得欠了你越來越多的債，還不起了，要賴賬了。”

啊，案頭上放著的三本書，像三座藏著珍寶的山，又像似是三道美景；豈有放棄探寶物、閱美景之理？來日方長，要先去讀她們了，顧不得賴不賴賬的事了。當然，欠債還錢天經地義。

## 秋天的德令哈（組詩，上）

莊偉傑



■莊偉傑攝於奉化。

### 德令哈三疊

當我輕聲念著德令哈  
方知是蒙古語阿力騰騰令哈的音譯  
發現字詞的背後，敞開一片金色世界  
原來，造物主為我們呈現出力與美的交響

當我高聲讀著德令哈  
她乾淨的外表和內在的安靜  
刷新了我對一座西部城市的認知  
相信有一種光，在引領著另一種光

當我大聲喊著德令哈  
回聲中繚繞著古羌屬地、雪山牧場的音符  
循聲去探尋外星人遺址和情人湖的傳說  
目光，一半落在巴音河，一半落在柏樹山

### 情人湖

愛著，是雙向奔赴  
哪怕有不完美的遺憾  
但終歸是一種愛  
比如鹹與淡，甜與苦  
其實，可以兼容或互補  
情人湖擠出來的湖水  
富含深意，仍在傳說中

愛與情，同樣不分時空間  
瞧，托素湖和可魯克湖  
一鹹一淡，卻愛得離分難舍  
千百年過去了，依舊彼此相望  
好像只為磨難與抗爭而愛  
在大漠深處，留下巨大傷口

並化成一條銀色的小河

### 沙棗樹

在德令哈，在高地上  
一個秋光爽朗的午後，相遇沙棗樹  
但看不見沙之影，樹上也沒有結出叢  
我想從一枚樹葉空缺的位置，進入  
這棵樹的內部，探詢它的奧秘

原來它天性耐旱、耐鹽鹼  
可以播種，可以截取根、莖、葉等的一段  
扦插在土壤裡，長成新的植株  
只要是疏鬆的土壤，都是它扎根的溫床  
都能繁殖成一叢有生命的葳蕤

當我知道這個秘密時  
發現它與南方的樹叢中有異  
它挺立的翠綠，似在回應一種空曠的呼喚  
所有舉起的葉片，隨風掀湧自由的呼吸  
且保持著茫然的冷靜和沉思的姿態

### 路過巴音河畔

有回聲傳來，空曠。幽遠。孤寂而坦蕩  
突如其來，令我如墜深不可測的漩渦

這是氣流的形成，抑或是生命的跌宕  
是星河嘆息的叩問，還是詩神發出的召喚

河水一路蜿蜒向前，從源流走向盡頭  
即便放下沉重包袱，我們還是匆匆過客  
雲的悠然與水的深情，共享蔚藍天空

## 一個秋天的清晨

賈虹

和夜的分離  
像剝落蛋殼的黃  
把初升的太陽染成金色  
即使是紅顏的花卉  
也被染成了金黃的底色  
大地被金黃覆蓋  
曾經綠得滴翠的草地  
也身披金黃的霞帔  
在晨霧中閃著金光

是因為成熟嗎？  
滿坡的稻谷沉重  
像黃金一樣金貴  
還是因為秋天的深沉  
脫盡了青澀和浮躁  
把生命染成永恆的色彩  
王者的顏色

我在秋天的早晨  
沐浴著金黃的朝陽  
伸出不再年輕的手臂  
迎接全新的清晨  
讓這成熟的金黃  
灑滿我的全身

在不息的流動中，寫滿波痕的證詞

放開視線，為實現一次弧形的超越  
我們看見了什麼，又會想到什麼

當一陣風冽冽自遼遠處迎面吹來  
河畔那棵孤獨的樹，挺著高傲頭顱

明與暗，高與低，幻與真，沉靜與幽遠  
所有呈現的畫面，與山河巧妙達成和解

此刻，以河流緩慢的方式行走在路上  
仿佛諦聽到巴音河斟滿自然而然的修辭

或許，只有內在律動的聲音與河流共振  
天地才能接到靈魂的彈唱，溢出詩意梵音